



编辑:周逸平
组版:徐冬梅

我的一九七九年春节

◆高泰东

年就像一位慈祥的时光老人,总是准时在那儿等着你。

1977年冬,经二哥劝导,我从挑公路的工地走向考场,参加推迟11年半的高考。后来,以为要种一辈子田的我考上了大学。

1979年1月放寒假,我带着凭票供应的半斤油回老家。车子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爬行,我冻得脚成了一双冰坨。车停六合吃中饭,没几个人去餐房,大多蜷缩在旁边的屋檐下,那时钱少,花一分钱都不舍得。

车子终于爬到县城,我像瘸子一样下车,赶到下坝乘轮船去了溱潼。穿过古镇的街巷,跨上北大河的渡船,捺棹的渡船在风浪中颠簸,涌来的浪全是黑色的。上岸后顶着风一路向北,身上还阳了,走了六七里,远远地看到水乡深处熟悉的古老村庄。柴门鸟雀噪,归客进院子。妻子见到我有些惊奇,四五岁的儿子向我走了两三步,畏我复却去。

我把油瓶交给妻,她说:“这下过年油多了。”

天一下子黑了,没有电,整个村庄黑得像一头趴在地上的老水牛。我回凉了,严寒像无数根钢针向我身上刺来,没有办法,只能上铺捂着。

生产队分了两条鲢鱼,七八寸长,“年年有余”,蛮好。一天下午,听到供销社卖肉的消息,我去肉案跟前排队,人不多,我在队尾。

“高先生到这边来,你哪有时间排队?”走过的供销社主任招呼我。“我有时间。”“去年冬天全公社就3个人考上立大学。”主任说着,把一块长条肉穿上草腰子拎到我跟前。我不能“黄”他,付了钱,排队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有意见。天上飘着雪,我拎着硬梆梆的冷库肉走在冻得硬梆梆的路上,心里却暖洋洋的。

当农民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时间如同吃疙瘩,粗粗的,如今上大学,用时就像吃阳春面,细细的,买手表迫

不及待。再急也没有用,因为没有钱,只能慢慢攒。我的助学金是伙食费+零用=(17+3)元,一年下来,连同困难补助攒了60多元。本来买个30元的“钟山”绰绰有余,偏偏我心高,要“上海”,当然不是全钢120元的,而是半钢80元的。说给妻听,她比我还急,说是家里有小麦好卖。年前半箩麦子卖了16.5元,凑足80元。夜长梦多,梦到南京商场锃亮的“上海”表“滴滴嗒嗒”,仿佛对我唱着动人的歌谣。

过年了,地白门红,白的是元宝印,红的是春联和开花钱;巷道里“恭喜发财”的祝福声和唱凤凰的敲锣打鼓声不绝于耳。一句话,旧时的风情大胆地再现了。偶遇国军抗日排长高鸿余,他长我一辈,笑盈盈地,膀子上戴了十年的白底黑字的袖章不见了。

村里有人说我“陈士美”,我说服妻一起步行去溱潼,狠狠心,花4角5分钱照了张2寸的。黑白照片上“陈士美”与

“秦香莲”的脸都是瘦削的。回头的路上闻篮中一婴儿啼哭,不忍离去,若无人认领只能带回家。许久,一汉子路过,他麻利地辨了男女,笑着说:“是小伙,谢谢你们!”喜滋滋地拎着大摇篮飞奔而去。

开学了,我一早坐轮船上县城,步行到车站买票,不要说当天,第二天的票也没有了,瞬间我成了一段立着的木头。

回去是不可能的,去旅馆睡觉要花钱,去同学家太麻烦……

“哪个上南京?我这儿有一张票。”

“我去!”“我去!”……四五个人把他围起来,有人还举着钱,我失望地放下手。

“你们都说去南京做什么?”有说急着去办事,有说去亲戚家,有说出远差……他问我,我说开学报到,他又说:“对不起大家,给这个学生,他最急。”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叫邵鸿安,时任泰县机关党委书记。

春节今非昔比了,改革开放带给社会的进步太大太大。

大妈聊新年

◆毛恒锅

邻居大妈聊新年,喜上眉梢笑盈盈。谈起新年新鲜事,以旧换新最受益。老手机换“华为”,老电视换“小米”,老空调换“格力”,老窗纱已过时,换上合金铜纱帘。

医药报销履新政,储蓄上升一大截。社区食堂皆厚老,五谷杂粮合口味。网上购物真方便,厂家直销更实惠。

大妈笑,全家甜,歌社区,赞居委,急难愁盼都关照,敬老助老谱新篇。新时代,过新年。一年更比一年美,大妈心里赛蜜甜!

归乡

◆田平

归乡是心中不灭的灯光,照亮远方,照亮希望。漂泊的人如风中的树叶,我的根还在苏北的土壤。

里下河的水,轻轻荡漾,它记得我儿时的模样,那些欢笑、泪水与梦想,随着流水悠悠地淌。

春节还没有到来,我的心早已飞回故乡,想念那熟悉的烟火,想念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

小河边的野鸭扑棱着翅膀,乡间的路灯已为我点亮,归乡吧,归乡吧,回归我那老是梦见的水乡。

诗二首

◆杨爱东

除夕的眺望

对联贴好了
灯笼挂好了
馒头蒸好了
香肠切好了
饺子端上桌了
缓缓升腾的炊烟
和倚在门框的母亲
一起眺望远方
向家驶来的
是儿子的汽车吗

过年

岁月的长河静静流淌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大红的喜钱换上新装
天空飘荡着年货的香味
祝福的歌声到处飞扬

龙高兴得腾飞起来
狮子欢喜得舞动起来
秧歌队的人像醉汉一样
左摇右摆
文娱队也上了乡村大舞台

老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脸上写满微笑的老汉
像顽童一样
和孙子一起
用焰火点燃红红火火的年



蛇年肖形印(篆刻)

陆明

三姐写春联

◆高巧如

每次在老家贴春联我都会想起三姐第一次写春联的经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姐上初一,我上小学四年级。父亲腊月半跟我们讲:“以前都是邻居沈叔帮忙写春联,我家有四个上学的,今年就由你们写。”

大姐和二姐在外地工作,写春联的任务落到三姐头上。其实三姐也是最佳人选,她作业本上的字工工整整,毛笔字作业经常得“优”。

接下写春联的任务,三姐每天写两页纸的毛笔字,着重练那些可能写到的字,把“福”“喜”“好”三个字写了一遍又一遍。

写什么内容呢?我说趁人家旧春联没撕掉时去抄些回来。三姐说行,我便去附近的人家门前抄了不少。三姐

又说:“我们再去看看商店里挂的春联,只是光看人家的春联又不买有点心虚。”三姐和我说好,去店里打酱油时多读几遍,回家后记到本子上。

左邻右舍都是同学,我家东边的四小是三姐的同班同学,他也要写春联。一天我们从店里默诵着春联回家时遇见了四小,他正准备去他哥哥厂抄报纸上的春联,还说是抄回来给我们看看。

三姐仔细斟酌我从人家门口抄到的旧春联,从商店里默念回来的春联,四小从报纸上抄写的春联,最后决定大门框上写“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安”,横批是“欢度春节”;大门中间写“红日千秋照,神州万载春”;厨房门上写“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父母房门上的是三姐自

己想的:“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横批是“全家幸福”;三姐为我们的房间准备的春联是:“安心工作事业有成,认真学习成绩进步”,横批是“天天向上”。

动手写春联之前,三姐一本正经地问父母这些内容行不行,他们说蛮好的,于是三姐就根据门框的宽度裁好红纸,折上格子。头一回写春联的她有些紧张,第一副写了三次才成功了。

随后三姐给灶门写了“红红火火”,米缸写了“米满”,鸡窝门写了“鸡大蛋多”。她还在零头红纸上写了“开门见喜”“恭喜发财”“福”“好”等,说是能贴的地方都得贴上。

大年三十父亲和我们一起去贴春联,家里家外到处都有崭新的红纸和祝福的话语,让人倍感振奋,父亲说来年的春联还由三姐写。

那年的寒假作业要写题为《寒假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的作文,三姐写的就是给家里写春联,我写的则是帮家里贴春联。